正蒙會稿

正蒙會稿序

易大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天下事物之變至於不可窮[illegible]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者而其本則未有不一而同焉者也苟惟極其辨智以究其所不及知而條貫統宗莫之宰覈則於道也將日支離而學焉者將日以決裂此後世異端之所由以興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讀張子正蒙知其詳說之功至於西銘迺識其反約之指正蒙書多難解學者讀之或不卒業而廢

比見近山劉先生會稿明正通達不爲曲說隱語而事理無不得者稽之先生履歷治行則平日窮理之學不有徵哉此書余欲關中諸生人置一本肄之而西安府歷城說同知壽館陶武同知雷臨清張推官鶚共圖刻本行焉斯文由此著矣先生之書雖無俟贊說而三府寮所務尚如此此蓋不可以弗列故爲敘諸篇首

正德十五年歲庚辰秋八月一日提督陝西學校副使汝南何景明撰

正蒙會稿序

正德中吾友何子仲默以近山先生正蒙會稿寄示弘治中余嘗著正蒙解結大抵先其難者繼見蘭江章式之之發微大抵詳於易者及見先生會稿則難易兼舉詳而不遺矣於是取解結而焚之夫余既焚解結矣使式之見之將亦焚其發微乎先生正德初爲大司徒蓋宦瑾慕先生名而超遷之先生不樂居其位時瑾方以嚴肅勵精責大臣先生每朔故布素涖部則痛飲而卧翼不合於瑾而去後竟中策士之料弗

得遂及瑾敗諸大臣議曰使瑾果成其逆劉近
山雖茍挫其尸亦弗從也然亦竟致仕先生有
大受之才有汪洋之度有堅貞廉介之操乃一
黜而弗起其皆不知先生邪其或知之而不敢
言邪因並書之俾讀先生之書者得以考先生
之實焉

嘉靖十一年十月　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前右春坊
太子右庶子兼翰林院國史脩撰
經筵講官苑洛韓邦奇序

正蒙會稿卷之一

正蒙

易有蒙以養正之文故張子取之以名書篇內東銘西銘初曰砭愚訂頑皆正蒙之謂也是書也出入乎語孟六經及莊老諸書凡造化人事自始學以至成德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無不備於此矣故朱子謂其規模廣大范氏稱其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而張子亦自謂如睟盤示兒百物俱在顧取者如何耳惜乎先儒論註雖多而或散見於各傳況張子多斷

童取義又有與本註不同者初學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爲之開卷思睡也璣何人斯乃敢竊議顧自蚤歲得有所聞於我介菴李先生及提學恭簡戴先生之門茲又承遂菴楊先生之命因與同志諸友會講成稿中間所引經傳舊有註者固不敢妄爲之說其有非本文所當註而註者則欲學者因此識彼而且易於考證也雖尚多鄙襲說之誤然而君子爲高爲下則敢望以此爲措手之地云

大和第一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易曰保合大和本義謂大和者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張子狀道之體以爲道理悉從氣上流行出來故指大和以名道欲人之即氣見道耳浮沉升降動靜氣之機也性即理也理乘氣而動氣中涵乎理故生

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絪縕交密之狀勝負陰陽之氣迭爲消長也氣至爲伸氣返爲屈殆猶諺云毋子謂性也幾微易簡謂此氣之流行始則潛孚默運而已廣大堅固謂至如亨利之時則富有日新雖金石無間也起猶始也知猶主也易則不難之謂效猶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可見者簡則不煩之謂乾謂輕清無迹坤謂有迹可見易曰乾知大始又曰效法謂坤張子復借易之詞以爲此氣一鼓初無形迹而萬物化生畧不見其難者爲乾之易及其庶物露生洪纖畢達有迹可見亦不覺其勞者爲坤之簡也自

其生物散殊於天地之間而有象可覩者雖爲氣若語其清通而不可象則形而上者豈非神乎清不濁也通無礙也下章曰清則無礙無礙故神是也野馬一本莊子語天地間氣其狀蓊必如野馬絪緼方可形容此大和之妙故智足以知此即知道智足以見此即見易矣然謂之曰道曰易曰乾曰坤曰神其名雖殊其實皆此大和之氣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太虛虛空也必加以太者蓋凡物之空或有物可尚惟虛空則只管空去所以云太太虛無形可見而實氣之本體其或聚或散乃陰陽變化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渉於形也若語其本體則寂然至靜本無所感實性之淵源曰淵源者理從此出也其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有識有知乃太虛與物相交而後然耳既交於物即爲感矣而亦云客者非其本體也然雖曰客曰無其實一而已矣但自不知者言之固不知聚散知識爲本於太虛其知者又或指此爲本體是胥失之矣惟聖人體用一源既知太虛之本無形感而又

知聚散知識之爲客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陰陽之氣或聚或散或攻或取相盪相揉其塗有百然皆一誠無妄自然之理方其自有而無散入無形

雖曰散也然適得吾之體蓋靜乃太虛之本體也及其自無而有聚爲有象雖有迹也然亦不失吾之常蓋動亦太極之常焉出謂聚而爲萬物入謂散而爲太虛不得已而然者有聚必有散不得不然也兼體而不累者聖人原始反終知聚散之故故盡道其間樂天敦土生吾順事沒吾寧也何累之有然此亦存神之極耳神不在心性之外盡心知性則神存也彼釋氏專語寂滅老氏循生執有不知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故一則往而不反槁木死灰之不悟一則物而不化辟穀飲氣之是

迷二者雖稍有不同然語其極則均爲失道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故聚爲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也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故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散亦吾體也死之不亡散既吾體矣何亡之有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

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畧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虛空即氣氣即理之所寓言氣則理在其中矣理氣一而已曰有無隱顯神化性命者名之異耳其實無

二也但有聚散出入形與不形之分聚而出則有則顯所謂形也散而入則無則隱所謂不形也然莫非神化性命之所爲知此則爲能推本所從來而深於易矣虛能生氣者謂老氏以理氣分先後也故謂有生於無知此則理無窮氣有限體用不相屬是不知吾儒所謂理氣有則俱有有無合一之常也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者謂釋氏以理氣爲二物也故以山河大地爲見病知此則理自理氣自氣天人不相須是亦不知吾儒所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道之不明正坐此耳憯者即釋氏也釋氏知虛空爲性

似矣然不知天道爲用反以一己之偏見因緣天地謂以區區之意見窺造化之微也至其明之有未盡則又一切指世界乾坤爲幻化幻化者猶以四大爲假合之說也是幽與明皆不能舉其要矣幽明即陰陽鬼神晝夜之謂一陰一陽者陰陽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範如鑄金之有鏌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無窮聖人則爲範圍不使過於中道也三極大中之矩者三極即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人道之仁義皆大中之矩矩法則也而曰極者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悟謂終不聞性與天道之實也遂使儒佛老莊混然

一途學者不流於釋則入於老矣罔謂爲其所罔而詖淫即二家之蔽惟能擇術而求知正邪之分則可與入德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坱塵埃也氣在太虛之中如塵埃也春秋晝夜升降飛揚未嘗有一息之停故易謂其絪縕莊子狀以野

焉也以息相吹息即鼻息吹猶呼吸之謂氣在太虛升降不已如息之呼吸而萬物賴之以生者也虛實動靜陰陽剛柔皆此氣之所爲陽動則生故虛陰靜則成故實陰陽以氣言陰蔭也陰氣在內奧陰也陽揚也陽氣在外發揚也陰陽只是一箇消息進即爲陽退即爲陰亦非陽退了又別有箇陰剛柔以質言機其妙用而始則生物底毋子也陽浮而上陰降而下感遇聚散感謂氣通遇謂氣合風雨雪霜與夫洪纖高下川流山峙皆氣之查滓而示人以理者也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

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閒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離一陰二陽之卦其象爲火爲日爲目其德爲明必太虛之氣聚爲有象則此離明可得而施不聚則明無所用矣方其氣之聚而爲有象自無而有安得不謂之客況聚爲散之因乎方其氣之散而入於無形

自有而無安得遽謂之無況散爲聚之故乎聖人所以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者聚而有則明散而無則幽幽明本於聚散也盈天地間物皆造化之可見者然其文理之察非明不相覩也方其形之時幽已因於此方其不形之時明已兆於此大抵此節深明幽明之故本於聚散耳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氣有聚散猶冰有凝釋聚則凝散則釋知水之冰則

知太虛之氣矣知其即氣則有無混一之常了然於心習而有生於無之說不攻自破矣故聖人論性與天道之極止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以見雖性與天道之妙亦皆不能外此氣以為理也然神曰參伍易曰變易者神妙於參伍而易則陰陽之氣變易而已耳諸子淺妄謂老莊之流有有無之分則理與氣體用殊絕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太虛乃為清之至惟至清則無礙清則自不容一物

礙於其間有礙則非清矣惟其無礙所以妙應妙應
者太虛之用神之謂也反此則濁而礙礙而形矣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
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氣清則通昏則壅通者無礙之謂壅則礙也譬之水
焉清則流而不息濁則息也聚而有間者氣聚而有
物礙於其間也至清之中有物礙之則風行而聲作
矣如水中容一沙石呌號遽怒不可已也豈非清之
驗與不行而至者此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無遠弗
屆通之極也此亦可見清則無礙無礙故神也與上

文互相發明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天即理也然不曰理而曰天以此理在太虛之中未涉於形如水尚在源未及流而爲川故不曰理而曰天也若化機一動闔矣而闢靜矣而動爲寒暑晝夜雨露雪霜生長萬物形形色色則有道之名矣道猶路也萬物由之以出入者也故謂之道然猶未及於物至若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則即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人物得之以爲

性也人雖得此理以爲性若非氣之虛靈則不能作爲運用而盡性焉故又合性與人身血氣之知覺則心之名始由之而立也是心也性也道也天也其實一理而名異耳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太虛中凡造化之迹莫非鬼神也然此鬼神乃二氣之良能耳二氣即陰陽也氣至而伸爲神氣反而歸爲鬼其所以伸所以歸皆此氣之自然故謂之良能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在人則聖之所

以爲聖不過極誠無妄得此理之本然耳太虛妙應謂有感必通不可得而窺測也法象謂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皆造化之粗迹如酒之糟粕然亦不可不謂之神化也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天道不窮寒暑而已若寒一於寒暑一於暑則不成變化而天道窮矣衆動謂凡物之動者如龍蛇尺蠖之屬必屈而後能伸不然則動即困矣鬼神解見上文其實亦不過陰陽二氣屈伸兩端而無餘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一即太虛之氣而理之所寓也兩謂陰陽之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也惟是陰陽有虛有實有動有靜有聚有散有清有濁則一可得而見不然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而造化息矣然則一其體兩其用體立而後用行用行而體斯著矣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兩則感而後通自然之理也若無兩則無一就本章

言之兩如剛柔乾坤一則易之謂也剛柔有體而後
易之體立乾坤成列而後易之用行剛柔乾坤皆所
以爲感者也至易之用行則通可見矣若泛言之則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皆兩相感而
後通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
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游氣以氣之流行者言紛擾參錯不齊之貌陰陽二
氣在太虛中惟其交會迭運紛紛擾擾故生出許多
物來形質小大萬有不齊至其立天地之大義却不

過陰陽兩端循環不息而已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日也暑也陽也皆晝之謂也月也寒也陰也皆夜之謂也易之論日月寒暑陰陽與夫神易之無方體皆兼晝夜之道而爲言也若舉日而不及月言暑而不該寒則是止論晝之一端而非通乎夜矣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

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倐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以一日言則晝夜者天之一息也以一歲言則寒暑者天之晝夜也氣易謂暑變而爲寒也寤覺也寐息也魂交與物相感也百感紛紜如下章飢夢取飽夢與之類至不一也此以天之晝夜明人事之寤寐也氣本之虛本諸太虛也湛本無形謂至清也有感而生陰陽五行相交感而生物也對者物我相形反者

趨向不同旣反則忿端生而有仇矣不必小人雖君子亦有時如此故必和而後解是仇也和也雖愛惡之情其實氣之所爲始則同出於太虛而終則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間不容髮非神而何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無一物相肖謂萬物之生形色小大初無一之相似也葢陰陽變化有無窮之妙故以此知萬物雖多皆不能外陰陽以成形而天地變化其實亦止於陰陽兩端而已夫豈有他哉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皆神之查滓故雖性與天道云者亦不過陰陽變化而已矣神豈外形色哉心感外物如孺子之見宗廟之過萬端不同也心亦隨之而不同非君天之比也天大無外地之外天也而天之外則無物矣不其大乎天雖大如此其爲感者不過陰陽二氣升降浮沉而已然則性與天道又果能舍易而爲言乎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物之相感如上下夫婦朋友皆其類也然其所以相感者一萬物之妙神之所爲也利用出入莫知其鄉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爲可見矣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此氣一則動志人勝乎天也然氣動志者什一聖人在上而鳳凰儀此志一則動氣

天勝乎人也然志動氣動氣者什九

問是生絪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曰此與下章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互相發明皆謂氣也謂所以絪緼相盪或勝或負或屈或伸雖皆此氣之所爲而實中涵乎性道非氣不可得而見氣非道孰爲之主張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虛實動靜便是這飛揚升降者爲之然則野馬絪緼不謂之太和而太和不謂之道不謂之易竟從何處覓道覓易哉

問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曰此即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之說也大抵浮屠主去礙謂色即是

空誣世界乾坤爲幻化故以山河大地爲見病殊不知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雖大而山川融結無非實理然則萬象豈但太虛中所見之物而山河大地於人果何礙而見病哉

問因緣天地曰此本釋氏語謂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也然天地之大也豈可以因緣云乎哉

問起知於易效法於簡如何有乾坤之分曰浮而上者陽之清如天是也降而下者陰之濁如地是也故凡輕清無迹屬乾有迹可見屬坤乾屬前一截坤屬後

一截乾主大始坤作成物

參兩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本義謂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為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張子此則謂地所以兩者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剛柔陰陽之稱陽性剛

陰性柔男女凡陽物皆男陰物皆女剛柔男女皆以兩而成形故地數兩者效其法而兩之也曰法以剛柔男女爲言也天所以參者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太極謂理兩儀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爲二也故天數三者象其性而三之也曰性以太極兩儀爲言也大抵造化惟一氣爾一分二二分四三其四爲十二兩其十二爲二十四三其二十四爲七十二散爲十百千萬不過天參地兩而已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

太虛之中有一物而兩體者氣而已氣惟一物故周

行乎事物之間無在而無不在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也氣惟兩體有陰有陽故能化生萬物然陰陽變化雖是兩畧之亦推行乎一爾一者兩之體兩者一之用一也兩也此天之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

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恒星春秋胡氏傳作列星解看來只是經星朱子謂北辰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必如此說方見其不動方可謂之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

不窮也逆天而行者右轉之謂也日月五星亦皆左旋但行之少遲則若右然先儒謂譬之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已之船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着是也弁包乎地者謂日月五星不但逆天而行弁包乎地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天與地上所係之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移徙者倒退之說也性殊即下文所言日月五星所行緩速不同也月缺也謂太陰滿則缺也月陰精與陽相反者也故其右行最速若天行之疾焉日實也謂太陽大明盛實也日雖爲陽

精然其質本陰惟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金水附日而行者金水陰也日陽也金太白水辰星金禁也秋時萬物陰氣禁止也水準也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也金即啓明以日未出前能開導日之明在日之西日將出則東見水朱子謂即長庚言能長續日之明在日之東日將沒則西見此蓋陰陽相感有如此者其理不精且深乎鎮土星故謂之地類土吐也土居中央總吐萬物也根本五行者土居五行之中而統乎水火木金故曰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也土惟根

本五行故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火即熒惑火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火日陰質者火中虛暗也爲陽萃焉陽附於陰也陽抱陰爲日火雖日之類然其氣較之於日爲微故行之遲倍乎日木即歲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天之體日月所宿處也天體分十二辰每辰各有幾度木星歲歷一辰有歲之象故名歲也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

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圜轉之物小而如車如磑不但天也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乃自然非自外也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謂在天而運者惟日月五星也然恒星不能自動其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耳機謂天圓而動之機晝夜不息者也恒星純繫乎天天圓而動加以地氣鼓之其機如此安得不亦隨天左旋邪恒星出則昏而夜沒則曉而晝此其故也日因北而南者北辰爲天之樞其旁則恒星所繫之處也使

恒星河漢不於此乘天之機而動則人固不能由北以知南而日月亦無由因天以隱顯若夫太虛湛然無形非圜轉之物所可比故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處其中者謂日月五星也順謂隨天左旋少遲則反逆而右矣所謂若倒退者也蓋天行最速一日一夜周天一度而有餘其次則鎮星之行積二十八箇月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歲星之行積十二箇月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熒惑之行積六十日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太陽之行積一月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

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其次則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其次則太陰之行一日不及天三四十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地重濁有質物也天輕清不可象神也物無踰神之理蓋凡有形之物皆滯於器矣豈能屈伸往來如神之周行乎事物之間哉但有地處即有天如夫婦之相配雖常相守而不離然不能踰乎夫也

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地有升降而日因有長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而二氣之升降則每相從也如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氣消而虛即一歲寒之候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氣息而盈即一歲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間其氣亦有盈虛升降驗之海水潮汐爲信潮汐謂氣升而地沉

則海水溢而爲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潮退蓋
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
水力元氣相爲升降故也若夫潮有大小則係日月
朔望其精相感如余襄公所說朔望前後月行差疾
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
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自朔至望
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一月則潮盛於
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
秋冬夜潮常大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

之食矣

日陽精然其中黑暗質則陰也所謂陽以陰爲質是也月陰精然其魄受日之光而白質則陽也所謂陰以陽爲質是也月一日爲朔日月正相會之時也故日常食於朔十五爲望日月兩相對之際也故月常食於望蓋日月至此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精謂日魄謂月日月相會陰盛敵陽日爲月所掩是日之陰反交於陰日所以虧也日月相對陽盛敵陰月被日之闇虛所射是月之陽反交於陽月所以虧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

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虧謂月之光缺也盈謂月之光滿也大抵虧盈之法月麗天比日爲尤遲而其行常在日之裏故於人爲近蓋人在地上視之也日麗天比月爲少遲而遠在月之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蓋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也月之西與東日相映處皆是月之外人自其所立處斜視之祇見其外一隅受光處若鉤之曲則以爲缺也如初三哉生明以至初八上弦日纔入於酉而月在天上光隨以生於西固是受光於外及至

十六漸漸離開哉生魄以至二十二下弦日將出於卯而月在天上光隨以生於東亦是受光於外受光於西者日沉於西其光惟與月外西之一隅斜映而東則暗也受光於東者日出於東其光亦惟與月外東之一隅斜映而西則暗也此虧之法也及其望夜月與日正相對日在地下其光四面一齊輳來非若上弦下弦但與東西一隅相映可比故人處其中仰而視之方見其全明如半璧然此盈之驗也愚按易曰月幾望謂盛之至也書曰哉生明謂始生明也詩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謂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

也合數說而觀之則似月之虧盈係陰之消長陰盛則月之光隨而減陰消則月之光亦因而虧矣故古人制字謂月光復蘇而為溯者亦或有見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月所位者陽月所行處即日所行處也故月受日之光受其陽之光也不受日之精日乃陽抱陰者也其質固陰月本陰也若又受日之精則陰而又陰何光之有相望中弦日月相對當上下弦之中謂十五夜也月至此或為日之闇虛所射則光為之食可見精

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相猶相師之相有資助之義如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即是火日以陽之形相星月金水之物也然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不同蓋物莫健於火日能直而施莫順於金水能闢而受故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者以此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

絪相擭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陽精也而抱乎陰以爲質月陰精也而假乎陽以爲用互藏其宅也故各得其所安而其形萬古不變所謂日月貞明者也又如水内明而外闇陰根陽也火内暗而外明陽根陰也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已生於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已生於午亦是互藏其宅也故各得其所安所謂水火不相射也此皆以形言也若以氣言之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循環迭至也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聚散相盪也

天道下降地氣上升升降相求也游氣紛擾絪緼相揉也此皆陰陽之氣相蕩相制欲一之而不能也相蕩謂有陰必有陽有陽必有陰相制陽欲勝乎陰陰欲勝乎陽也屈伸無方運行不息即上文循環聚散升降絪緼也莫或使之不知其孰使之然也此性命之理之謂也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天以理言蒼蒼特形色耳日月非得之自然之理豈能久照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

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積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至三十日而置閏日行所多爲氣盈又曰陽盈月行所少爲朔虛又曰陰縮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所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此但云朔不盡者就周天二十四氣言之月有大

小朔不得盡其氣而置閏也雖言縮虛而氣盈在其中矣然此置閏之法其日月交食之法亦當類此而推非與閏異術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太極動而生陽其德直而施如元亨之時物皆生長可見其主於遂靜而生陰其德翕而受如利貞之時物皆收藏可見其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

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均散者陰雖聚之終爲陽所散也聚有遠近虛實皆陰氣也虛實謂所畜之固與不固也小大暴緩雷之聲風之勢也餘見朱子小註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陽中之陰謂日月之照臨未免有精魄之迹於陽中論之乃陰也陰中之陽謂風霆之流形於陰中較之

而有鼓動之神乃陽也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雷霆不及掩耳其感動不亦速乎然陽在陰中爲陰所畜欲出而不得出者亦久矣惟其畜之久故其發之速此即神化所從來也能窮此則德之過人遠矣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火日揚光於外所謂濁明者外景也直直如乾其動也直之直直而施謂能直遂而施不直則動即撓矣金

水潛光於內所謂清明者內景也闢如坤其動也闢
之闢闢而受謂能開闢而受不闢則拒而難入矣受
者隨材各得不但水之及物而金之從革亦有可見
者焉施者所應無窮不但日之照物而火之燎原亦
有可徵者焉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者神與天皆施者
也形與地皆受者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
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
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
物水潰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

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此節論五行而歸重於土其金木則土之體質也曲直從革書傳本謂木曲而又直金從而又革張子則作一義說矣一從革而不能自反者如金之爲方即不能自反爲圓一爲直即不能自反爲曲若作從而又革說則可方可圓可曲可直由於人爲矣水火曰

氣者造化之初水實濕氣之所爲火實熱氣之所爲也炎上潤下亦謂火炎而又上水潤而又下火陽物水陰物故其炎上潤下之性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濕極而生得土之浮華也金燥極而生得土之精實也然其性皆有水火之雜焉火然而不離木得火則然而不離也曰交水火相交也相持而不相害者金無水則宿以火鑠之反流而不耗蓋相爲用也曰際者水火之間也或曰際亦交也互文耳成始成終者物非土則不能有成始與終皆然也地之質者地以土爲質也化之終者一得五即成水二得五

即成木三得五即成火四得五即成金五得五即成土也水火之所以升降雖曰土不得而制焉然非土則無所寄矣兼體而不遺者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非如火但炎上水但潤下也木也火也土也金也水也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其在天而流布四時謂之五行在地爲人所取用又謂之五材曰水火木金土而水居其先者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物之初生其形皆水如金石之產其初亦乳故也曰木火土金水而木居其首者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有發生之性充滿莫禦條達於春而貫徹於四時故

也若又語其微著則水最微火漸著木形實金體固
土實大也然實一氣耳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
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未勝陽未勝乎陰也陽若勝則冰化而為水矣未盡
陰未化之盡也陰若盡則火滅而不然矣火之炎與
人之蒸皆有影無形徒能散而不能受不能受謂不
如金水之關而受也若夫揚光於外者其氣陽故也
曰麗者附麗於陰也人之蒸謂人之熱氣騰騰也或
謂人為水之誤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陽陷於陰於卦爲坎其象爲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內明而外暗陽附於陰於卦爲離其象爲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內暗而外明

問地有升降曰有脩短之說如何曰先儒謂與地四游相爲表裏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萬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游過西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游過南故日在其上冬游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也若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

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中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半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纔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非因地之升降也其歲有春秋猶月有朔望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

天道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天道寒暑往來四時錯行故飛潛動植形形色色百物自然而生長焉然此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以昭示乎人者乃至教也動蕪言行而言聖人與天合德故其動靜語默亦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實至德也天道也聖人也其所以爲教爲德雖不同然語其不言之妙則一爾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天爲物之體是物物有箇天理而物不能遺正猶仁

爲事之體事事是仁做出來而無不在也如大而經禮三百小而曲禮三千至不一也然何者非天理之流行此可見仁無一事而不在也又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謂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謂一游衍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又可見天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載猶事也上天之載若無所感則寂然不動而已一有所感則即通也如陰陽變化感也庶物露生則通矣又如君子之言行可以動天地動亦通之一端歟

聖人之爲得爲而爲者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而已亦猶上天之載有感必通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上天之載於穆不已初不言也而四時自爾錯行之不窮焉聖人在上神道設教若無爲也而萬民自爾仰觀之而化焉是何也葢聖人篤恭淵默一感於此即動於彼捷於桴鼓莫或使之神之道也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爲天無聲無臭固不言矣而四時之行初不爽其期豈非天不言而信乎神之爲神發微不可見固不怒矣而兆民之仰自爾極其敬豈非神不怒而威乎蓋天之道至誠而已惟其至誠也故四時行而信焉神之道無私而已惟其無私也故兆民仰而畏焉天也神也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人徒知天與神其名有二殊不知陰陽變化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是天之不測則乃謂之神焉非天之外別有所謂神也然天之不測者固神也神

而又能迭運之有常顯藏之惟一是神之有常則乃
謂之天焉非神之外又有所謂天也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太虛之氣默運於冲漠無朕之中初無方體之可見
是乃謂之道焉若夫聚爲有象如飛潛之殊類動植
之異形則涉於有而謂之器矣故不足以名道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
妙非有心所及也
太虛之氣陰陽而已當其元亨之時既鼓萬物以出
利貞之際又鼓萬物以入一出也一入也皆不與聖

人同其憂蓋天之道如此也雖聖人不可知也天道
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天道無心之妙豈有
心之聖所可及乎曰不同其憂者有心則有憂天地
無心又何憂之有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
爲物不貳也
不見而章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蓋已誠
而明也謂其德既已極誠無妄而其明自然天開日
明無所不照也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
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可見此蓋神而化也謂

所存者神而所過者化也無爲而成謂有爲而成尚

有形迹至於不見其爲之之迹而但見有成豈非爲

物不貳乎爲物不貳者一誠之外無餘物也

己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聖人之德既誠而明則其功業之發見自有不假作

爲之妙焉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不禦不禦言不盡也然何以見其

不禦之盛邪蓋必富有廣大耳富有者大而無外也

謂天下萬物萬事無不具此理也中庸曰悠久無疆

無疆猶無窮也然何以見其無疆之實邪蓋必日新悠久爾日新者久而無窮也謂造化只管流行生生不已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天之知物物物即民也天無形故其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其知之之理則有非耳目心思之所可及者其故何哉蓋天之視聽由下民之視聽天之明威由下民之明威也故詩書凡言帝之命天之命者皆主於

民心而言初不以耳目心思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易繫辭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者自無而趨於有也如春夏變爲秋冬秋冬變爲春夏晝變爲夜夜變爲晝也使不存此變則何以知其爲一歲爲百刻也推四時晝夜而行者四時推遷晝夜循環也使四時晝夜不推而行則周歲不通而百刻亦不明矣此蓋張子借易傳之言而立說耳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性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亦易繫辭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也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存文王也能存文王斯知上天之載矣德性即仁義禮智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學者常存此德性靜存而動察則自不言而信矣默謂不言也此存衆人者也天載之神即於穆之命也物性之神謂物理當然莫非

神所為也能存文王則窮神知化而聖矣存衆人則
文王亦有可存耳故曰士希賢賢希聖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
能囿萬物而知
谷山谷也謂之神者谷之傳聲其應莫測也然止於
此谷而已不能通天下之聲也若聖人之神與天同
用非若谷之比故於人倫物理無一之不知也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其應甚速
豈有隱哉正猶天道之神體雖寂然不動而用則有

感即通也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形而上者如神化是也然有意焉有名焉有象焉意謂意思所以爲神化者也名謂神化之名象則有可見之迹矣學者於神化之妙能默會其本源則名與象不必言矣若名尚不可得則象爲必不得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謂得意亡言也曰名言者名與言也又如八卦之畫三奇三耦或一奇二耦二奇一耦象也其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則其名耳而所

以爲天爲地爲日爲月爲火爲山爲水爲風則形而上者乃意焉象有限意無窮名不足以盡象象不足以盡意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日用所當行者無非道也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是也然人知此道之出於自然而非勉强者或有之至於知自然處即爲道之本體則鮮耳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天德即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之德也人有天德然後於天地可一言而盡如子思乃有天德者也故語天

地之道至於爲物不貳而止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眩謂爲明所蔽也正明謂目所當視者皆是也正明

雖日月之照臨大明無私亦不能眩況非禮乎遷謂

爲外物所移也正觀如觀禮觀樂觀德觀政皆是也

正觀不爲天地所遷蓋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尚之也

問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易義是如何曰

存猶在也謂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

問有天德如何一言盡天地之道曰言有兩端有有德

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巳事如聖人言聖

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孟子謂冉伯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蓋以其身有德行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如天地之道至大使無天德縱言之如何能言約而盡哉故愚謂必有天德若子思子然後爲能一言盡天地之道也

問聖人神道設教曰此即易彖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之義蓋天道至神神者妙不可測之謂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黙契天道體其妙用以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故天下之人

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捷如影響莫不從而化焉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無有差忒大抵誠於此動於彼也

神化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者合一不測之謂天之德也謂之曰德猶人心所具之德焉化者推行有漸之謂天之道也謂之曰道猶人所常行之道焉然神曰天德神所以統一乎化者即其體也化曰天道化所以推行乎一者即其用也德也道也名雖不同而其體用相須顯微無間實

一氣而巳老氏謂有生於無則體用殊絶矣豈知道者之言哉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太虚之中一氣而已而神與易皆氣之妙用也謂神無方者以其或在陰或在陽無在而無不在不可以方所求也謂易無體者以其或為陰或為陽無為而無不為不可以形體拘也大且一者謂神易不但大而且一爾一即天一而實之一葢張子以清虚一大名天道則此一實以純一不已為言焉

虚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

無間也

凡在天成象如日明乎晝月明乎夜以及倬彼雲漢爲章於天皆虛明照鑒者也此即神之明也神即天也但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變化不測而言謂之神其實一而已爾無遠近幽深者近固此明矣而遠獨非此明乎幽固此明矣而深又非此明乎利用出入者民之出入無往而不資其明以爲用也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亦可見矣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動事變也如出作入息趨吉避凶之類也人於日用

之間樂於動作而亹亹不怠者即神以鼓之也辭謂卦爻之辭聖人所作將以鼓舞乎民者也鼓舞謂提撕警覺使之不怠也蓋天下之動既皆神之所爲故聖人作易使不假此辭以提撕警覺之則民雖出入也而或不得其所雖趨避也而或不知其方何以盡神之妙用哉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鼓之舞之以盡神是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然其所以取義蓋不過氣之屈伸往來而已耳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也天曰神

者以天之氣生生不息妙不可測而言也地曰示者以地之道顯然示人而言也人曰鬼者以人之死往而不反其氣有所歸也是其取義豈有出於往來屈伸之外哉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形而上者爲神化而象則神化之理之形似也得辭謂神化皆有所以名神化之辭得則得其說也既得其說則得其理矣蓋神爲不測也故緩辭不足以盡之而必曰陰陽不測急其辭以形容焉化爲難知也

下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曰能化曰化云者蓋皆以聖人德合造化與上下同流而無不通以爲言也蒸鬱暑氣也凝聚寒氣也健動皆陽也順止皆陰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湛然虛明之貌言所謂氣者不但以寒暑接於目者而后知之苟如易之所謂健順動止孟子所謂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也得言猶可言也象非氣無以名爲象如日月象也若非陰陽之氣則何以能成日月之象時非象無以名爲時如晦明時也若非日月之象則何以別晝夜之時此所謂天之化也運諸氣而人之化也

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神化解見前篇其在人亦有然者義與用是也知義之當精而用無不利則神化之事即此而在矣過此以往至於德盛之域則於神化之妙黙契其本源大明其終始而義用又不足言矣氣者陰陽之氣時謂四時也天之變化運諸氣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人之變化順夫時如上律天時是也非氣非時天人非此則化之名固無自而顯化之實又何由而施哉化之實在天則陰陽在人則言動也子思子曰惟天

故急辭不足以體之而必曰推行有漸緩其辭以模倣焉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

亦當順夫時耳銷礙入空者謂釋氏去其物累而入於空寂也舍惡趨善者謂學者去其舊習而遷於善道也世人有取於此而亦以為能化者此但為始學遺累者云耳僅可而實有未盡豈天道神化所可同語也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中庸曰變則化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者變有形化無迹變則化是由粗以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化非裁則不能成變謂如一元之氣非裁作

四段則不成寒暑之變故化裁之變所以彰著夫顯
微也顯謂變微謂化或曰微帶說谷神不死謂造化
陰陽一屈一伸常常如此其神不死也惟其如此故
能雖微而顯發見昭著之不可掩也谷神道書謂其
體之虛而無所不受而其用則應而不可測不死謂
其綱紀造化流行古今妙乎萬物而生生不息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
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鬼神常不死故眞實無妄之理發見昭著而不可揜
也是心指人心而言非道心也然亦谷神之所爲人

有是心在於隱微必乘間而作故君子雖處幽獨之
中所以防之者愈嚴愈敬而不少懈焉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
知化
神化解見前皆天之妙用而非人之能也故學問之
功大而位乎天德天德者神也蓋必由善信美大以
漸造乎聖而不可知之地位然後能窮此神知此化
浩浩其天而與之相契焉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
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然猶有迹也故可爲大而至
於化則渾然無迹矣故不可爲可爲者猶可着力而
不可爲者不假思勉惟在乎優游涵泳日新不已熟
其大而已耳故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
智力所能強爲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大則不測而神矣

大而化之是能不勉而自然大也由此不已而漸位
乎天德則聖不可知矣非神而何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
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

則位乎天德矣

天即理也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云者乃順此至理以推行動與天俱所知無往而不合也雖然此但大而以聖爲己任者皆可企而及之固不免假乎勉亦不失爲聖人何害之有蓋大則去聖爲不遠化則位乎天德而入乎神矣大果何害於聖哉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驕氣盈吝氣歉大凡量小而有我之私者多驕吝也惟大而化則以天地爲量而無有我之私何驕吝之有然不驕易不吝難故有大化之分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我私己也如意必固我皆是也有私則小矣必無私而後大焉大而至於成性而後爲聖焉成性者成自然也聖而位乎天德則不可致知而神矣不可致知謂非入所能窺測也故神也者即聖而不可知非聖之上又有所謂神也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

吾外致養吾内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幾微也能見凡事之幾微則其義明矣括結礙也於日用之間所行無礙則其用利矣屈伸順理者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如此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身固安而德亦崇矣神化天之妙用也能窮神知化則與天胞合爲一矣然豈有我之私者所能勉哉乃德之極盛自然而致耳素猶豫也謂豫先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是事素定於内欲以致其用於外求利乎外也利其施用無適不安是事素利乎外欲以崇其德

於內致養於內也此皆下學之事可致力也至於窮
神知化乃所養之盛自然而致非思勉之所能強也
故崇德之外則是從容中道聖人之能事故曰君子
未或致知也言無容力也或曰非人可知也亦通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
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
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神即聖而不可知之神不可致思者謂不容思慮也
但在人存之以不失其固有耳化即大而化之之化
不可助長者謂不可作爲也但在人順之以待其自

熟耳存虛明者存此心固有之本體也久至德則非日月至焉者矣順變化者順吾身之言動也達時中則適時措之宜矣此則仁之至義之盡也若又知微知彰無隱顯而皆察焉如此不舍而繼其善猶所謂日知其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成諸己而聖神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也然其所不能測者乃天德良能自然而然固有非耳目所能盡心

思所能測也若立心求之則是假乎勉強待乎思惟矣故不可得而知曰天德者仁義禮智之德良能即其德之能耳一聖也至於不可知爲神非聖之外又有所謂神也知此則莊生繆妄自有不容掩者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惟神爲能變化所以然者以其一天下之動也蓋天下之動千變萬化至不一也然惟神爲能一焉一者齊其不齊而使之齊也如此事如此彼事如彼物各付物不參差也此非善變化者不能故知變化之道

者則必知神之所爲矣或指變化爲造化一天下之動謂生則俱生長則俱長收則俱收藏則俱藏見易則神其幾矣

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不在易之外也故知易之所以爲易則知神之所以爲神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經者萬世不易之常道正則無欠缺也知幾其神者術數云乎哉由經正以貫之則天下之事不待終日

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所謂欲動未動之間也形則涉乎明衆人皆得而知之矣何假神而後知吉之先見云者順理而動則日用云為所先皆吉也性命即性命之理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天之不測謂神而知則有默契之妙焉享帝享親所謂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是也蓋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知神則與之俱化者矣故能享帝享親所謂郊則天神格廟

則人鬼享也然神不在易之外必先知陰陽變化之爲易而後不測之神可知焉故聞性與天道而後禮樂可作蓋天高地下合同而化禮樂所由作也若不聞性與天道則是無其本矣無其本而作禮樂亦不過徒爲文具耳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事不可不素定乎内而豫則素定之謂也精研其義凡是非義利可否條分縷析至於妙不可測之地則素定之至矣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

順性命者

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人爲外物所化天理以之而滅也徇物喪心者以之忘物累而順性命者去其物欲循乎天理也存神過化者以之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

厚謂資質朴實也敦厚則愈加謹矣化謂物從而化即誠能動物也敦厚而不化則有體而無用也化若至於自失焉則又徇物而喪已矣失謂失其在已之正也

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大德猶言大節然此大德就聖人言之惟大德處敦化根本盛大其出無窮然後仁智合一而聖人之事備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若大德不能敦化則仁自仁智自智而不相須矣存神過化所謂聖人之事也見眞氏小註

無我然後得正巳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無我者無意必固我之私也必如此然後正已得盡矣有一分私意則已爲一分未正也存神者所存神妙不測也必如此然後應物無迹矣應物物各付物有感即應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天地之化不止氣化凡人物之性與物之性皆是也範圍在已則自用人倫莫不循其當行之路在人則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在物則亦隨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制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如納之則範之中置之匡郭之内而不過焉過則溺於空淪於靜如釋氏無用之學神固不能存化亦不能

知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易曰旁行而不流蓋日用之間泛應曲當而不失其正也此卽圓神不倚之義謂變易以從道不滯於方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不知則正溺於流而與旁行不流者相萬矣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敎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反復也經常也日用常行之道也義不本諸經則詭

異之行矣故義以反經爲本經若正則時措之宜而義益精仁不能敦化則煦煦之仁矣故仁以敦化爲深化若行則厥施斯溥而仁益顯義精而至於入神動矣然義以方外而已不勞焉雖動一靜也仁深而至於敦化靜矣然溥博淵泉而出無窮焉雖靜一動也仁敦化靜一動也義入神動一靜也何方之有或曰動一靜即無方之謂靜一動即無體之謂亦通

問篇內曰義明用利曰精義利用曰知義用利神化之事備矣何每對舉互言之不一若此邪曰神化在人

不出事物之外義只是宜而已人惟不知義故用爲不利若於事物之間宜與不宜可與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精之至而入於神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以之致用物來順應莫不迎刃而解學至於此是即人之神化矣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此張子㬪繫爲人處蓋張子正精義入神者故其言若此也

問先後天而不違易之本旨如何曰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所未爲而吾意之所爲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

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已爲而禮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

正蒙會稿卷之一